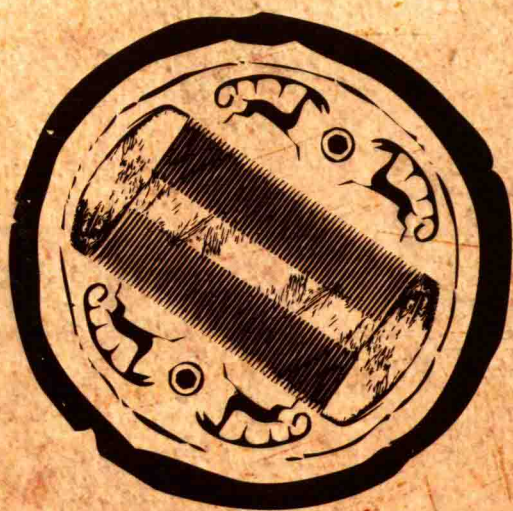


# 篋子道

刀文著

一把小小的篋子引发两大家族  
的明争暗斗，暗含人对自身乃  
至家国命运的深思，可谓「道」  
在其中……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管子道

刀文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簞子道 / 刀文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7.3

ISBN 978-7-5125-0919-1

I. ①簞… II. ①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421 号

## 簞子道

作 者 刀 文  
责任编辑 陈 静  
统筹监制 别 飞 张 奇  
装帧设计 李方磊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21.5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919-1  
定 价 6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总编室: (010) 64271551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邮编: 100013

传真: (010) 64271578

# 目录

- 第1章 | 游青城相母患怪病  
001 | 遇贵客妇人论篦梳
- 第2章 | 生嫉妒马员外施毒计  
006 | 恋红绡刘家兴败祖业
- 第3章 | 救书生慈母结善缘  
011 | 为生计翠香探工匠
- 第4章 | 感世间篦子村话冷暖  
016 | 筹学资陋室内夜烤梳
- 第5章 | 盼富贵顽童请名师  
020 | 受讥笑穷孩闹学堂
- 第6章 | 忍羞辱慈母讲故事  
025 | 拜先生苏莺煮香茶
- 第7章 | 倾油灯老刘家招祸灾  
031 | 困娇娥王翠香陷牢笼
- 第8章 | 百家饭孤儿誓报恩  
038 | 拜恩师福瑞论交道
- 第9章 | 偶遇福瑞暗生情意  
046 | 论道崔家喜忧参半
- 第10章 | 福瑞论道崔女心动  
052 | 少年赢金马家奉银
- 第11章 | 张平卖房翠香梳头  
058 | 少年仁厚怀德险恶
- 第12章 | 赢百金刘家遭陷害  
063 | 撞丧事翠香赔金钗
- 第13章 | 过鬼门乞丐会老友  
068 | 荐爱徒福瑞拜名师
- 第14章 | 拜名师福瑞感恩情  
073 | 明真相少年生恨意

第15章 | 话世情翠香送篋子  
077 | 雕篋梁贤徒赠恩师

第16章 | 恐福瑞马家欲娶女  
083 | 动真情蛱蝶吟情诗

第17章 | 下彩礼姐妹话孝道  
089 | 议福瑞母女揭心扉

第18章 | 染风寒翠香主家事  
093 | 退银子崔家定篋子

第19章 | 制篋子少爷巧变身  
098 | 论招婿崔家欲纳贤

第20章 | 烹香茶夫人动春心  
103 | 晓奸情恶少敲钱财

第21章 | 振家业福瑞遭奚落  
108 | 怀心思崔家惹争执

第22章 | 起争端老爷道隐情  
113 | 了心事福瑞轻钱财

第23章 | 遇恶霸福瑞遭毒打  
119 | 叹无奈马家抓把柄

第24章 | 下江南马爷探真相  
124 | 逼成婚崔家陷困境

第25章 | 强退婚蛱蝶惹父恼  
130 | 遭陷害福瑞获牢灾

第26章 | 求恩师先贤书真情  
135 | 上公堂福瑞遭杖臀

第27章 | 除恶霸义士惹官司  
141 | 遇曹野福瑞讲论语

第28章 | 患瘕症蛱蝶需医心  
146 | 施针灸先生救鸿德

第29章 | 徇私情马爷出狠招  
151 | 寻快活县令写罪词

第30章 | 剪青丝错嫁救情郎  
156 | 脱罪名还愿撞婚娶

第31章 | 晓风情痴女恋福瑞  
167 | 感师恩福瑞知世情

第32章 | 探行情福瑞赴江南  
166 | 感主恩工匠舍独子

第33章 | 遇劫匪侠士救性命  
171 | 上山寨儒生叹世道

第34章 | 遇旧识壮士解心结  
176 | 感恩情福瑞欲学艺

第35章 | 拜贤君福瑞做学徒  
187 | 诉旧事方家传技艺

第36章 | 寻生父怀州遇邦彦  
186 | 感恩师他乡得音信

第37章 | 揭身世中书隐真相  
190 | 谢美意福瑞起疑心

第38章 | 救歌姬曹野陷牢笼  
194 | 受凌辱恋蝶诉苦衷

第39章 | 遭暴打恶少施酷刑  
199 | 救兄弟福瑞登李府

第40章 | 救曹野福瑞拒富贵  
203 | 论篋子儒生轻名利

第41章 | 送书信曹野出牢笼  
207 | 出妙计王黼遭陷害

第42章 | 遭贬官宰相隐田园  
211 | 辞太傅福瑞遇易锐

第43章 | 归故里工匠堪忧愁  
215 | 拜名师福瑞欲摆摊

第44章 | 寻出路刘家重开张  
219 | 闹分歧翠香拿主意

第45章 | 夜纺纱翠香忧心重  
224 | 弃家业福瑞欲做工

第46章 | 求技艺后生忍屈辱  
229 | 洗骂名马家雇伙计

第47章 | 怀善意少年赢赞叹  
233 | 拒刁难福瑞讲故事

第48章 | 贫斗嘴母子话桃花  
238 | 输象牙恶少闯祸端

第49章 | 解祸根福瑞献妙计  
243 | 话苦衷张平诉心扉

第50章 | 制餛子马家谋结亲  
248 | 委重任掌事探真相

第51章 | 还孽债掌事献良策  
254 | 真情意刘家欲开铺

第52章 | 生嫉恨夫人藏心思  
260 | 轻敌手福瑞葬爱情

第53章 | 错配鸳鸯痴女魂魄灭  
268 | 认祖归宗怨夫心结开

第54章 | 写休书鸳鸯终成眷属  
276 | 游青城邦彦沽名钓誉

第55章 | 施奸计马爷心怀鬼胎  
285 | 盼儿孙马家纳妾生事

第56章 | 红梅苦命祸起萧墙  
294 | 蔡福偷情香火有继

第57章 | 重金诱私下暗买卖  
302 | 贪钱财账房中奸计

第58章 | 续香火主仆怀心思  
311 | 设圈套泰山害女婿

第59章 | 受诬陷婿丈上公堂  
316 | 叹无情桃花诉身世

第60章 | 淡名利奸臣当宋道  
326 | 媚新主邦彦返青城





## 第 1 章

# 游青城相母患怪病 遇贵客妇人论篦梳

依河而荣、凭河而兴的青城繁荣富庶，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是隋朝以来历代主要南北交接通道之一，漕运、盐铁、税收以及商会多个官方、民间管理机构罗列有序，四女祠、佛光寺、六和宝光圣塔、山西会馆、清真寺、关帝庙等建筑鳞次栉比，水旱码头久享盛誉。

时值初春，接连几日的连绵春雨将整个县城洗涤得格外干净，蛰伏在家的人们，按耐不住心里的欣喜，三三两两结伴踏青出游。河堤岸边垂柳如烟，枝条宛若少女的发丝在风中摇曳、舞动。烟柳成行，绿草成茵，野花铺地而乱絮纷飞。远处河面上，一轮绯红的圆日正悬在天际边，缓缓下沉，映红了半边河面，水波荡漾着点点霞光，揉碎了落日的余晖。南来北往的商船划过水面，清风伴着桨影在水上摇曳，荡起了无数的微波。白色的船帆被霞光映得绯红，与泛着红光的水面混为一色。码头人影涌动，有装船卸货的工人，发签子记数的工头，还有捧腹交谈的商贾们。

“无限残红著地飞，溪头烟树翠相围。杨花独得东风意，相逐晴空去不归。”一位身形消瘦、眉间藏着淡淡忧思的儒士，静静立于河堤之上，正对着那轮落日捻须而吟，眼眸里装满了陶醉之色。



游人们哪里知道眼前这位衣着普通的儒士便是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而位登显赫的王安石王大人。

这几日，王安石得闲陪同家母来青城踏春游玩，也算是略尽孝心。哪知天公不作美，刚到青城，偏遇连绵春雨。而家母也不知为何，头痒难耐，整日里精神萎靡、心烦气燥。因此，王安石连连拜访了青城数十名郎中，但号脉、问诊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无人能解除老母的病痛。这下可愁坏了王大人，游玩欣喜之情荡然无存。今日天公放晴，原想陪家母赏玩美景，可家母面容憔悴，毫无兴致去观赏运河风帆、百舸争流、晚霞银红的美色。

“唉！”王安石甩了甩宽大的衣袖，长长叹息了一声，燃起的陶醉之情随着晚霞的散去而消失，心头升起一片疑云。

“老爷，老爷！”身后传来了急迫的呼唤声，王安石回首一看，是自家书童。

“老爷，太夫人的病好了！”

“好了？”王安石心头乌云渐散，却有些不信。但见那书童满脸憨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不由急切地问：“怎么好的？”

书童憨笑着，扯了袖口抹着脸上的汗水道：“自从前日老爷在青城内广贴告示，求良方以除太夫人的病痛，并置百金答谢……”

王安石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略微烦躁：“这些我已知道，你挑最要紧的说。”

“是这样的老爷，今日您出门后不久，一位夫人来拜访。她用篦子为太夫人篦发、梳洗之后，太夫人便觉得神清气爽，头也不痒了……”

王安石连声问：“是吗？那开的什么药？来人走了没有？”

“没有开药方，那位夫人也没有要酬金，留下了一把木头篦子只说自己是城里‘刘记篦梳’店铺的。”

“篦子……”王安石有些疑惑，一把木篦子便能解除名医所不能诊治的病症？不由得对这小小的篦子产生几分好奇。

“刘记篦梳”店铺在离运河不远最热闹的西街。“天下第一篦”几个耀眼

大字高悬门楣之上，商客游人远远便能眺见。店内并非如其他篋子店般零乱不堪。正堂供奉着孔子画像，一尊铜制香炉正燃着檀香，室内桌几明净，淡香缭绕。一位短打扮伙计见有客人来，连忙迎上前来，先施一礼：“先生，您是买篋子吗？”

王安石回礼道：“打扰，不知店主可在？”

伙计满脸堆笑道：“不知贵客要见我家哪位主人？”

“是你家店主夫人！”书童嘴快，惹来王安石怒视，自知失礼，吐舌讪笑地站在店外。

伙计宛然：“贵客来得正巧，我家店主夫人正在里间休息，不知贵客所为何事，我也好通报。”

王安石说明来意，伙计自往里间去。不一会儿，一股幽香袭来。王安石起身，单见绣着富贵花纹的丝帘被一只纤纤玉手挑起，一位标致的小妇人款款而来。只见那妇人虽无惊世骇俗之貌，却自有一番风流神韵。生就一双柳叶细眉、秋水眼眸，并未着过多脂粉，却露着浑然天成的红晕，高髻之上只是斜插了一对木制小篋子，上着青色对襟刺绣短衣，下系湖水蓝的长罗裙。王安石不由暗自赞叹，如今奢侈之风盛行，虽然仁宗下旨禁止，可京城之外的妇人仍旧是“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丛绿鬓虚”。

那妇人略略弯腰行礼，吩咐下人奉上茶来，双方落座。

王安石道出疑惑，妇人微微一笑：“其实这并不难知。前几日青城连绵阴雨，室内潮湿易生小虫，而女子好以香油涂发，清洗不够干净，王老夫人又喜爱猫，那小畜生身上自然会藏有虱子，所以才会染上头虱。奴家用篋子给老夫人反复篋上几次，也就干净了。”

“篋子乃寻常之物，家母就有几把，不知为何无此功效？”

妇人扯了薄纱帕子捂着嘴淡笑道：“如今卖的篋子大多早失了原本的功用，不过是争艳斗富的物件，只怕世人早忘记篋子原本是除虱的。”

王安石扶额叹息：“是啊！当今世人，自以为物产丰富、国富民强，就忘记应居安思危，如今奢侈之风盛行，在朝内大臣尚且屡禁不止，又何况平

民百姓。”

妇人嫣然笑道：“也不尽然，就说这小小的篋子，有人爱金钿珠花，也有人爱朴实无华。想我大宋朝不是只有贪图享乐的百姓……一旦头虱犯了，自然会记起篋子的功用。”

“只怕为时已晚！”王安石叹息，见妇人不语，猛觉有些莽撞，忙说：“失态了，请夫人不要介意。不知夫人为何还卖这般不合时宜的篋子，如何能赚得银两？”

“贵客有所不知，我家在离此不远处的篋子匠村，村里的工匠大多世代靠做木篋子为生。不是小妇人自夸，我家的篋子做工独特，选料上乘，是祖上传下的制法，不仅有除头虱的功用，还可以提神镇痛，对梦魇症也有所帮助。”

妇人见王安石不太相信，从头上拔下一把小篋子，只见那篋子为木质，通身油亮，齿齿紧密而坚实，齿端圆润并不锋利，篋背之上刻有“姬”字，伴以几朵小花，格外的雅致。

“世上多卖金、银、角梳，可不知那金银之物韧性不够，容易弯曲，即便剪出齿，也只能做整理之用。头虱的虫卵大多紧密、成串地结在发根，用金银之篋断不能驱除。而角梳，因做工用料稀有，价值不菲，实在难为百姓所有，所以这篋子还是以木质为最好。我家的篋子并不选竹，而是选了上乘的香木，浸入配有药材的香油之中，由最好的工匠制成后放在香笼之上，拿上等的香料慢慢熏烤，所以我家的篋子带有中药之气，可以驱虫、安神。”

王安石把玩手中的篋子，爱不释手，不由暗叹，如此一把小小的篋子却要经过这么多烦琐工序，真是小物见真章。

“所以无论世间所行何等花俏之风，我家篋子仍旧是不愁卖的。”

“夫人真是一能人，只是不知，为何店中不见男主人？”

妇人有些哀怨，眼角微微下坠，却仍笑言：“只因小妇人公公去得早，而小妇人相公是家中独子，身体羸弱，无法做此营生，所以小妇人只能在外抛头露面。”

王安石点点头，看着手中的篦子说：“这篦子果真做得好，待我入朝，定将此物推荐给皇帝陛下，将你家篦子定为贡品。”

妇人闻言，有些惊慌，忙起身道万福，问：“不知贵客是何人？小妇人刚才胡言造次，还望包涵。”

立在店外的书童嘴快：“我家老爷乃当朝宰相王大人。”



## 第 2 章

# 生嫉妒马员外施毒计 恋红绡刘家兴败祖业

刘家篦子将要被王安石保举作为贡品的消息，在青城内不胫而走，刘家上上下下自然欢欣鼓舞。可青城县内马言庄的大户马怀德却如万蚁蚀心般寝食难安、坐卧不宁。

马家是大有来头的富户人家。相传，在东汉光武帝刘秀战败逃到青城时，人困马乏，有幸被一老太太救下，才保全了性命。后来，刘秀成了东汉皇帝，为报答老太太的救命之恩，便将青城“马言庄”的土地封与她，并恩赐世代子孙享荣华富贵、沿袭爵位。那位老太太便是马家的高祖。可马怀德虽继承了祖上的财产，却未继承祖上的美德与宽广的胸襟。

由于拥有靠近篦子匠村的地理优势，贩卖篦子同样也是马家的主要生意。只是马怀德向来见风使舵、投世人所好，店中大多是“篦凤金雕翼，钗鱼玉镂鳞”之类镶珠嵌宝的奢靡之物。这小小刘家所卖的不值钱的木篦子，如今竟然博得王安石喜好，超越了他马家，这可是令马怀德暗自不服，心痒不已。想他马家在青城呼风唤雨、财大气粗，若他跺下脚，只怕连自己的老泰山县官老爷也要怕三分。怎能想到，如今竟然让一个小小的刘家拔了头筹不说，就这往宫里送贡品一项殊荣，不知要带来多少银两进账。如若有朝一

日被皇帝招入朝中分官加爵，岂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思及此事，马怀德对刘家的恨又添了几分，烦躁如潮，在自家院里踱着步，眉头紧锁。

树欲静而风不止。马怀德的心情岂不也是如此。春日阳光透过树叶的空隙，在地面上投下斑驳树影，黄莺在树梢上声声脆啼着，阵阵春风里夹带着淡淡的花草香气。远处几棵杏树亭亭玉立，朵朵洁白的花儿像春睡未醒般微露泪痕，微风起时，舞散在地上的万白，铺就一片缤纷香雪。环绕杏花树的迎春花，轻苞含露，红艳欲烧，开得正艳。锦绣花团朵朵挂在枝头，压得花枝无力。一潭春水环绕着花树，水底的红色鲤鱼嬉戏着，花枝的倒影在微波荡漾的水面颤动着，真是“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可这样的美景马怀德哪有心情观赏。那张苦脸上挂了八字眉，横着细线眼，立了一尊蒜头鼻，半张着嘴，五短身材却偏要稍驮着背。他摸着八字胡须，对满院春色毫不怜惜，不知在想着什么。

一旁的管家蔡福见状，暗自冷笑：老爷想算计人时，不都是这副齷齪模样？

马怀德停住脚步，看了看立于一边的管家，招招手，两人咬着耳朵，低语了一番。只见马怀德眉开目笑，一双紧眯细眼绽放出冷冽的寒光。

青城境内的“揽月楼”，以菜色精美而著称，非富贵高官人家不予招待，素来有店大欺客的恶名，可前来捧场的客人却络绎不绝。这日，马怀德正坐在“揽月楼”二楼的桃花雅间里等人，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这粉红色帐幔上散漫着如星星般的朵朵桃花的雅间的布置，耳边便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位儒生打扮的年轻人挑了珠帘，走进来。

但见那儒生头上扎了块巾子，身穿交领长衫，手中一把折扇上坠着碧绿的鸳鸯玉，长长的红色流苏随着扇子左右摇摆，真是一副儒雅的打扮。此人便是刘家篦子店的主人刘家兴。

马怀德按捺住心中的冷笑，热络地与刘家兴拉着家常。两人相互吹捧，推杯换盏几巡后，竟也称兄道弟。不知是别有用心，还是嗜好相同，两人结

识不到一个月便做了换帖兄弟。马怀德整日带着刘家兴四处闲逛，吃喝玩乐。两人都有殷实的家底，自然也无不妥之处。何况，刘家兴本就身体羸弱而无法照料生意，又做不得学问，只要不出什么大乱子，刘家也没过问他的行踪。

这日，马怀德悄悄将刘家兴带入花街柳巷之中。刘家兴虽说并无本事，却也是自小习读孔孟之书，胸中有几分丘壑，这烟花俗粉之处，似乎有悖平日家风熏陶。马怀德见他止步不前，伸手拉他胳膊：“贤弟如何不去？为兄会害你吗？你有所不知，前年为兄去京都赶考，便见那花楼都修建在考生云集之地。你知为何吗？大多文人学子，谁没有几个红颜知己！走吧，贤弟，为兄今天带你去见识见识。”就这样生拉硬拽地将刘家兴扯进花楼。

两人刚坐定，便有小童端了茶水上来，摆了些水果蜜饯等小食。不一会儿，老鸨隔着水晶珠帘在外笑道：“马公子，怎么好些日子没有来了？想死妈妈了。”

马怀德正吃着茶，见了来人连忙放了青瓷茶碗，讪笑着：“老妈妈，可曾记挂我啊！我这不是让兄弟陪我一起来给老妈妈赔罪了嘛。”

那老鸨穿红戴绿，涂着大红胭脂，一脸菊花纹，瞅了马怀德一眼，媚笑着，又自顾自打量起刘家兴，叹着：“哟，这是谁家的公子，如此俊俏！我家姑娘只怕都要被比下去了。”

刘家兴哪里经过这般场面，顿时红了脸，鼻尖上渗出汗来。老鸨是何等人物，知这后生是嫩手，也不再与他打趣，径直叫小童请两位姑娘出来。只见其中一名绯衣女子，生得面容娇好、肌肤胜雪，绯红对襟中露了一块白若凝脂的胸脯，引人遐想，杨柳细腰盈盈一握，体态婀娜，举止风流，眉眼传情。刘家兴一时愣住，着迷地看着，在风情万种的媚笑里一步一步迈进了温柔乡，如痴如醉。

自此，刘家兴整日与这名叫红绡的女子私混，每次归家必定会与家母娇妻言语齟齬地争执一番，而红绡却是莺莺软语好生劝慰，不久刘家兴索性连家也不回。红绡本就是风尘女子，早想摆脱卖笑生涯，幸得如意入幕之宾，家境富裕，而又多情，实在是自己后半生的好依靠。于是红绡拿出看家本领，



迷得刘家兴寸步不离。

马怀德好不欢喜，暗地给红绡赎身，又置下一处宅院，让两人在此居住生活。刘家兴彻彻底底落入马怀德精心编制的温柔陷阱里，整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输了银两只需挂账，由马怀德先行垫付，月底结清。刘家兴好不快活地过着如此糜烂的逍遥日子。

只是这般快活却苦了刘家夫人王翠香，整日疲于应付上门讨债的人，哪有精力顾得上店铺的生意。加之马怀德暗地买通篦子匠村一些非刘家的工匠，每每出货都不如以往，一来二去，不到一年，刘家篦子店的生意一落千丈。谁料到，此时的刘家兴在外豪赌，输红了眼，硬是将赖以立足的祖屋典押了出去，一把输了个精光。店铺掌事见状，生了异心，卷了店里现银逃之夭夭。每日前来店铺索要货款之人堵了店门，哪有生意可做。一时间刘家被追债的传言闹得满城风雨，刘家似乎顷刻之间便会倒塌。

可怜王翠香怀有身孕，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苦苦支撑着破败不堪的刘家。王翠香遣散了家丁女佣，典当了房屋，变卖了乡下的良田与自己的陪嫁首饰，才勉强还了赌债。后来她在城郊寻了一处房屋，拉扯一家老小暂时住下。刘家老夫人知无力回天，只怨自小宠爱娇儿，每日啼哭不已，不久病入膏肓。只因担心儿媳心生怨恨弃家离去，留下浪荡儿子无处安身，老夫人临死前将自己最后一点私房首饰送给浪荡子。自此曾经名震青城的刘家篦子店彻底败了。曾高悬店铺门楣之上的“天下第一篦”金字招牌也已换做马家店铺的。众多生意也被马家抢去。可马怀德万万没有想到，处心积虑吞并刘家店铺，背了骂名，却随着王安石大人的罢相，一场黄粱美梦终是成空，幸好收了刘家铺子，不然竹篮打水一场空。

王翠香生性倔强，年少之时便有“女君子”的美名，怎奈错嫁刘家兴，无可奈何。红绡本有意上岸，见刘家败了，竟拿出私房钱，挑唆刘家兴抛弃结发妻与她远走他乡。王翠香一人守着空屋破窑，一时间苦不堪言，但只能忍着泪，因为肚中的孩子是她的希望，也是她苟活于世的唯一借口。左邻右舍大多听闻王翠香的遭遇，钦佩她的坚韧，唾弃刘家兴的不齿。以往做刘家

少奶奶时，王翠香是位乐善好施的人，大伙们念着她的好，不时帮她做点家事，分担愁苦。就这样靠周围穷苦邻居接济，王翠香帮人梳头、替人补衣勉强度日，好不容易挨到生下孩儿。

那是一个寒冬腊月雪花纷飞的傍晚。青城境内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有人预言，不是天降灾星，就是天降福瑞，必有大富大贵之人降临青城。刚刚生下孩子的王翠香听完邻家大婶的话，有些意外，只是淡淡一笑。她看着襁褓中尚未睁眼的婴孩，强挣扎地坐起来，伸手抱着婴孩：“我不求大富大贵，只盼他将来能成有用之人，倘若做不了有用之人，也希望他能做个无害的闲人，不要害人害己，我也算心安了。”说罢，她的眼眶中噙满泪水。

“唉，翠娘别哭了，你看你有了儿子，也算是有了一生的依靠。千错万错都不是孩子的错，你千万要爱惜身子，儿子还要靠你抚养啊！”邻家大婶好生劝慰，“你看他生得多好，眼线长，额头宽，将来必定会有出息的。”

王翠香这才止住泪，“婶娘，这孩子既然一出生便注定了命运，不如叫他福瑞，婶娘你觉得行吗？”

“真好，到底是读书人家的，福瑞……真希望他能一生福相伴，瑞祥如意啊。”

雪花大朵大朵地在漆黑的夜幕中飘落，一盏橘灯给寒冷的夜平添几分暖意。刘福瑞安安静静地躺在母亲怀里吃奶。他还小，还没有睁开双眼，还不知道这人世间将有一番大事业要他去闯、去拼。